

與其明哲保身，不如立場鮮明

問題在於，我們混淆了明哲保身和懦弱的界限。

我常在想，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人構成的群體環境，不得不將精力用來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。本來溝通是為了消除隔閡，增進瞭解，透過配合彌補單一力量的缺陷，最大限度地發揮力量。

然而現實中我們看到的，卻是彼此抱怨或人為設置的障礙。總有一些人似乎站著說話腰不疼，毫不顧及自己的言論其實只能讓壞人更加無所顧忌，讓好人明哲保身，活生生地將善良逼成了怯懦。

於是，我們常常會面對一群好人欺負另一個好人，其他好人卻坐視不管的現象。比如：醫患間的緊張關係，讓許多本性善良的醫生只好選擇少做少錯，處理病情時瞻前顧後，醫術也沒有提高，最後的結果就是：不利於病人的及時救治。

前一陣子，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關於產婦憂鬱症的文章。發文者講了一個患憂鬱症的產婦殺死孩子之後，絕望自殺的悲劇。看的時候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。隨後看到有一堆人轉貼，其中夾雜了各種無意義的指責。

有人說：「不就是生個孩子嗎？哪來那麼多事？當初，我不知不覺就生了。」

有的人責備自殺的產婦心理變態，因為她當初生孩子感覺很快樂。

面對這些人和他們的言論，我真的很無語，本來大家要討論的是產前／產後憂鬱應該關注的話題，引導大家關心這群人。沒想到引來一大群人用自己的正確來反證產婦的錯誤，也許他們是正確的，但是，從中卻反映出對生命的漠視，恰好是人性中最大的惡。

我從中看到的還有更大的悲哀。首先，不能武斷說這些人就是本性壞，不是好人，有可能這些人完全無法明白別人的感受。每個人的情況各不相同，當事人生活中所經歷的某些困境和打擊，對這些評論者來說或許並不是雞肋，因此，他們會推測若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不會造成多大的實質性傷害，所以他們對產婦的行為表示不理解。

於是，他們動不動就評論：「那些事情我也經歷過啊，沒那麼難啊！」、「我們也感受過啊，沒那麼痛啊！」他們只相信自己的感受，如果別人的感受與他們不同，反應太過強烈，便認為人家有病，表現得軟弱了，便認為人家矯情。本來我還想說個兩

句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產後憂鬱這個現象，而不是對產後憂鬱的人橫加指責，一想到那些人的極端、偏執，便覺得多說無益，就放棄了。

透過這件事，我也在反思，為什麼生活中總會遇到一些從未真正解決的沉默困局。

按理說，中國人的聰慧從來不遜於其他種族，其中難免魚龍混雜，一些生存智慧，除了向來我們引以自豪的勤勞能幹、善良包容，還不難發現一些市儈哲學、投機思想。比如，韜光養晦，這本是一個具有智慧的詞語，現在卻變成了該怒吼時不怒吼，該出手時不出手的犬儒主義代名詞。

我也是其中一員，所以明明看到了那個論壇的謬論，最後還是選擇了退避三舍，不敢理直氣壯地表達自己的立場。

從古至今，只要人多的地方，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狀態都普遍存在。最終的結果往往是，不講規則，肆無忌憚，真正善良的人反而不能說話。因為一說話，不管對不對，都會遭到排擠。

我們選擇趨利避害的生存智慧本沒有錯，問題在於，我們逐漸混淆了明哲保身和怯懦的界限。比如，看到馬路上一位美豔的女司機被男人毆打，你身為路人該怎麼辦？看到一個老實的孩子被同學圍毆，你身為路人又會怎麼想？

雖然被問到這類的問題時，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把自己代入那個情境，去想像自己的情緒反應和生理反應，然後給出一個傾向道德標準的回答。然而事實是，大多數人會保持沉默。沒遇到事情時，一切都不是問題，一旦身臨其境，可能所有的節操都支離破碎。

不是所有善良的人都能經得起壓力的考驗，正如電視劇裡的叛徒說：「雖然我失去了尊嚴，但是我還活著。」（而烈士則會說：「雖然我死了，但還保有尊嚴。」）

當你越常選擇明哲保身，就不要怪你在別人的眼中漸漸地喪失了立場。好好先生的評語，也許是朋友、同事對你的誇讚。本來你覺得還不錯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得知馬路上那個被追打的女人是你妻子，校園裡那個被圍毆的孩子是你兒子，你是不是還要裝睡下去？你是不是希望社會上這種好好先生少一些？

我相信，每個人內心肯定有一個壓抑的自己，他一定在渴望：行事但求無愧於心。論是非，不論利害；論順逆，不論成敗；論一世，不論一時。

你那麼好說話，其實是沒原則

你那麼容易受人指使，其實是錯把沒原則的寬容當胸懷。

你從小被人稱讚：「性格好、沒脾氣、文文靜靜。」雖然你沒有很喜歡，但也不會想太多。等你工作了幾年，在人際交往中一次次地受傷，你可能會覺得，還是本性善良、但個性鮮明又會發脾氣的人，過得比較好。

雖然你儘量避免與他人起衝突，雖然你的朋友也不少，雖然有些事在別人看來就該生氣，而你卻覺得沒什麼，但是你終於慢慢地發現，這樣的你讓別人不知道你的原則在哪裡，而變得不再重視你、珍惜你。

季小堂打電話給前同事，前同事說：「真懷念你啊！你走了，天氣這麼熱，都沒有人幫我買可樂了。」

這一句話讓季小堂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季小堂剛進公司的時候，為人熱情大方，大家都喜歡找他幫忙，而季小堂從來都是來者不拒。平時他總是早早地就到公司，打掃辦公室。聽到誰說一句：「我沒吃早餐，好餓呀！」他就會主動拿出自己的餅乾送過去。有時，假日還會幫同事收快遞或處理工作。炎炎夏日，他經常帶冰鎮的可樂來公司分給大家喝。

隨著工作量漸漸地增多，季小堂無法再像以前一樣幫同事了，抱怨聲卻隨之而來，有的人還當面尋他開心：「小堂堂，趕緊去倉庫領一包影印紙，我們等著用！」礙於情面，季小堂還是默默地照做了。

後來，主管開始吩咐季小堂做一些工作之外的雜事。比如，去車庫幫他搬東西。結果，季小堂才剛出辦公室大門，就被出差回來的經理撞了個正著。經理問季小堂去幹什麼。為了不給主管添麻煩，季小堂就說去購買辦公用品。結果經理不知從哪裡知道了事情真相，就把季小堂叫去辦公室訓了一頓，說他身為人事部行政人員，連誠信兩字都做不到，又怎麼能管理其他人呢。

季小堂無言以對，遞交了辭職，背著好人二字的他，丟了工作。

人在職場，很多人也會遭遇到類似有苦難言的情景。上司把很多跑腿的事情交給你，你會糾結於，他是重視你、想跟你親近呢，還是覺得你好說話？同事故意說話刺激你，你會想他是覺得你好脾氣、不會生氣呢，還是利用你好欺負，發洩他的憤懣？

有時候，你甚至會懷疑自己：說好聽點，是性格好、沒脾氣，說得難聽點，就是沒主見。

你在任何場合都微笑示人，人家可能覺得你沒個性，下意識地就開始輕視你。你對朋友有求必應，放棄自己的安排，滿足他們的邀請，等下次你不答應的時候，人家便覺得你不够意思。你心無城府，多次借錢給同事也不好意思催帳，結果他們習以為常，你倒是被逼入兩難的境地，要錢嘛，怕傷感情；不要錢嘛，又白白遭受損失……

就像季小堂，他那麼容易被人指使，無非是錯把沒原則的寬容當胸懷，所以不懂得拒絕。他是喜歡照顧別人來確定存在感的那種人，所以往往既不好意思拒絕別人，又害怕被別人拒絕。於是，心裡想說「不」的時候，卻言不由衷地冒出「好」，生怕直接說出「不」，會傷了自己的自尊，也對不起別人。

其實，自尊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接納和喜歡自己。不願意說「不」、害怕傷害別人的人，通常也很在意被別人拒絕。這類人容易把被拒絕，理解成別人對自己不喜歡、不重視，甚至不尊重，更糟糕的是，隨後也會覺得自己似乎沒那麼重要或者沒那麼好。而這種拒絕激起的無力與無能感，隨之引發憤怒、傷心的情緒。他們總是寧願委曲自己，成全別人，難怪會活得那麼糾結。

這樣委曲自己，強迫自己的背後，並非真正心甘情願，而是隱藏著一個「你也不要拒絕我」的心理期望。因為害怕被別人拒絕，所以不敢拒絕別人。又因為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不被拒絕的善意，於是我們開始失去原則，無底線地向身邊的人和事妥協，甚至最後我們也開始討厭太過殷切關心他人的自己。

就這樣，你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，逐漸喪失了原則，被別人發好人卡，你越來越難以把握哪些事是必須堅持的，哪些事是可以寬容的。然後，不敢說「不」，不好意思說「不」，不會恰當地說「不」，你被所謂的本性善良裹挾前行，變得看不清事情，沒主見。

寬容不等於沒原則，你應該有心胸，也要守住底線。當你能夠從容地拒絕別人，你就會知道大多數時候拒絕並不是有意傷害，相反的只是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意願。

回想一下，不管是家人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對你提出大大小小的要求時，你有說不的時候嗎？即便嘴上沒說，但心裡卻不樂意嗎？你是否認為，如果你拒絕了他們，就說明你不愛他們或者不在乎他們嗎？

反過來想也一樣，別人即使在某件事情上拒絕了你，並不等於他們不在意或不看重你，只是他們真的不願意或根本無法做到。

允許自己拒絕別人，才能真正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拒絕，就如同認定自己有罪的人更懂得寬恕一樣。一個人懂得尊重自己的意願，也常常願意把這樣的尊重給別人。

難以拒絕，可能是因為你覺得只有不斷地順從別人才能彰顯自己的價值。如果我們習慣透過別人來肯定自己，也就活在別人的眼裡和嘴裡。當來自別人的肯定成為必須，與其說我們是在肯定自我，不如說是在否定自我，到最後，你會發現，你已經沒有肯定自己的力量。

建立個人的邊界，確立自己的原則，敢於說出自己的真實意見。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我們在剛開始與他人交往時產生不愉快，但是只要我們足夠真誠、態度堅定，他們遲早會認可和尊重我們為人處世的原則。

在不觸碰底線的前提下，一切對錯、好壞、喜歡不喜歡都可以接納、包容、理解。你要做一個讓自己快樂也讓別人欣賞的好人，而不是濫好人。

善良，有時不過是弱者的擋箭牌

什麼時候，善良變成了不用講道理的擋箭牌？

做一個善良的人，比做一個講道理的人輕鬆。

雖然世上很多人都有自私的一面，但我發現身邊很多人，完全不問事情的起緣，就自顧自地站在看上去比較弱勢的那一方，動不動就標榜善良，然後給別人套上「你應該善良一點」的枷鎖。

下面的場景，或許很多人都聽說過，甚至親身經歷過。

你買東西的時候一個年長的人插隊，當你和他理論，身邊就有這種人站出來說，做人不要太斤斤計較，又沒什麼，讓他一下不就好了。你的工作夥伴事情沒做到位，給你帶來很大的困擾，當你因此發飆的時候，她流淚飛奔出去。那麼，不用半天，你得嘴不饒人、把人活活罵哭的名聲可能就傳遍全公司，然後有一群這樣的人會來告訴你，都是同事，你應該大器一點。

「他都那麼可憐了，你就不能善良一點？」

「我已經給你賠笑臉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」

真奇怪，什麼時候善良，變成了不用講道理的擋箭牌？

當年我讀大學的時候，曾經與人一起合租。合租的那位算是富家女，據說上大學之

前都是住在家裡，連垃圾都沒有倒過。所以從合租的第一天開始，她從不打掃房間，不叫瓦斯、不付水電費、不洗碗，更不用說刷馬桶，簡直就像住旅館一樣，她是一位傲驕的公主，而我就是她的服務生。

後來我生病了，在床上躺了一週，她就讓垃圾在家裡堆了一個禮拜。我實在忍無可忍了，爬起來把屋子打掃了一遍，扔掉了所有的垃圾，把堆在水槽裡的碗盤全洗了。結果她帶了外賣回來，吃完之後，照樣杯筷碗盤全堆在水槽裡。

我一下子怒火中燒，發了飆。結果她四處跟人說，我多麼不近人情，她那麼可憐，長這麼大第一次離開爸爸媽媽，本來就什麼都不會，而我從小就獨立生活，什麼都會，卻不肯對她包容一些。於是也有同學來勸我：「你應該寬容一點、善良一點。」我哭笑不得。你可以想像，我除了無語，還能解釋什麼？

後來我出了社會工作，我發現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。有些人，根本就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，只要站在看上去可憐的那一邊就好了，多麼簡單！我想，他們之所以標榜善良又給別人套上善良的枷鎖，只是因為做一個善良的人，比做一個講道理的人輕鬆。

我有個好朋友，談戀愛的時候男友劈腿。幾年之後，前男友和新歡結了婚，似乎過得不幸福，而且還不幸得了病。反正結果就是他來找我的朋友借錢，說是要救命用的。我朋友不假思索就拒絕他了。然後，也有人跑來勸她：「你應該善良一點，無論以前發生過什麼，現在畢竟是救一條命。」

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，朋友敲著桌子大罵起來。我知道她為什麼要罵。那年，因為他劈腿，兩個人分手，萬念俱灰之下她自殺了，還好家人及時發現，送她進醫院搶救了回來。她自己這條命，也是命！

現在互聯網發達，看得多了，你自然也就明白了。那些新聞評論裡總有人說：「如果有錢，誰會去搶劫呢？」其實這些見別人被搶劫、被欺騙、被背叛、被壓榨，號稱仍舊應該寬容的人，當自己利益被觸犯的時候，往往是最跳腳的那些人。

他們希望這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不懂得據理力爭，這樣等他們想要不講道理的時候就沒人反抗了。有些人覺得反正被傷害的又不是他們，正好可以借機宣揚一下，自己有多麼深思熟慮和心懷慈悲。